

白屋诗风

孙致和题



第一集

成都吴芳吉研究会 编

二〇〇一年十月

白屋诗风

孙致和题

第一集

成都吴芳吉研究会

二〇〇一年十月

《白屋诗风》编委名单

顾 问	孙轶青	谢 韬	丁 芒
	刘 征	杨金亭	杜 谷
	羊 村	袁志权	
编 委	尹朝国	马世宁	何 斌
	谷声滢	陈述泉	戴维新
	张诚毅	王屏周	窦志成
	温昌绪	张永贵	李伟民
主 编	谷声滢		
副主编	何 斌	尹朝国	马世宁
	戴维新		

目 录

扉页题词	何郝炬
扉页题词	马识途
白屋诗意画	袁志权
前言	(1)
献词	丁 芒 (3)
程千帆评吴芳吉	(6)

一、论文

论吴芳吉诗观及其实践的当代价值	丁 芒 (9)
在中国作家协会诗歌座谈会上的发言	马识途 (22)
锐意改革繁荣传统诗词创作 (摘录)	马识途 (27)
领异标新二月花	谷声濛 (28)
山雄水壮唤诗魂	杜 谷 (35)
浅谈诗词创新的几个问题	高显齐 (41)
白屋诗歌精神与诗词创新	彭在村 (45)
继承民族传统创建新的诗歌体系	顾效荣 (54)
白屋诗人对诗歌革新的理论与实践	彭万国 (60)
浅谈“白屋诗风”	“吴研会”蓬溪小组 (71)
弘扬白屋诗魂,发展新体诗歌	张永贵 (77)
试谈创新	常镇国 (84)

诗歌改革应随时代	宣制辉 (88)
学习白屋诗的爱国主义精神	马乐庸 (91)
关于吴芳吉的《婉容词》	穆 仁 (97)
《由婉容词》想到的	蒋登科 (105)
从《婉容词》看白屋诗的四个新	戴维新 (109)
新旧诗词接轨问题初探	李武祥 (117)

二、诗歌

刘同德	(123)
高显齐	(129)
孙琪华	(134)
丁 芒	(137)
易和元	(139)
马乐庸	(141)
尹 贤	(145)
林笑天	(146)
木 斧	(147)
王屏周	(148)
黄述远	(149)
廖新柏	(150)
听 柏	(151)
魏泉如	(152)
白昭培	(153)
陈晓铃	(154)
晓 白	(157)

牛 健	(157)
温昌绪	(160)
陶美传	(161)
李伯村	(162)
戴维新	(163)
邹 昱	(167)
尹朝国	(168)
陈述泉	(169)
张玉白	(171)
寄萍生	(172)

三、贺信、贺诗

谢 韬、芦 玉	(177)
张祥麟	(180)
韩继宗	(182)
高兆鸿	(183)
吴 红	(184)
江津聚奎中学成都地区校友	(186)
陈光复、王光琴、刘人丽、蒋达美	(187)
尹朝国	(187)
寄萍生	(188)
刘 波	(188)
王屏周	(189)
戴维新	(189)
姜旭昇	(190)

罗怀仁	(191)
彭 健	(191)
黄盛群	(192)
“吴研会”地质大院小组	(193)
左际永	(194)

四、缅怀之什

钟树梁	(199)
杨 眉	(201)
吴 红	(204)
吴子牛	(206)
赵敬亭	(208)
傅培森	(209)
罗明达	(210)
常镇国	(211)
窦志成	(212)
李伯村	(212)
谷声潞	(213)
宋绿云	(213)
何玉白	(214)

前 言

新长征的嘹亮号角响彻神州，我们的民族正上演一出比“有和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，有光复旧物的决心”更加威武雄壮的“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”的历史剧。我们的中华诗词艺术也将应和着昂扬风发的时代主旋律，继承优良传统，勇于创新，开创社会主义时代诗词新纪元。在这个新世纪第一个万象更新的中华大地诗苑里，《白屋诗风》第一集出刊了。

1997年在昆明召开的全国第十届中华诗词研讨会上，中华诗词学会领导提出“开创社会主义诗词新纪元”的号召，引导全国诗词界把诗词改革事业推向21世纪。当代诗词，既要立足于继承传统的基础，又要强调进行改革的必要性。要继承传统诗词优美的艺术风格，丰富多彩的各种体裁，流派纷呈兼容并蓄的宏大气度，爱国主义的伟大思想感情，不断变革创新的革命精神。诗词的革新，主要在内容、语言、诗韵、格律四个方面革新，同时要开创适应时代和社会主义需要的新诗体。中华诗词学会会长孙轶青在《开创社会主义诗词新纪元》的发言中，也强调要积极倡导新的诗体。对新体诗创作成果不要横加干涉，可任其流传，由人民群众定取舍。一种新体诗一经成功，广为流传，则对诗词繁荣将是大贡献。

当代著名诗人、理论家丁芒，在读了《吴芳吉集》之后，深赞吴芳吉诗观的科学性、先进性、战斗性、独创性、实用性。

“白屋诗体”正是在白屋诗人这种诗观的指导下创造出来的，不但当时最先进的足可启导诗歌走向的新形式，而且可光照百年之后。吴芳吉的诗观及其艺术实践，即使放在八十年后的今天，仍应居于先进的地位，有很强的导向价值。并卓有见识的指出：研究吴芳吉不应是守成而是开掘，不应是保存而是利用，使其对当代诗歌的改革，起到直接的推动作用。对吴芳吉诗观及其作品的开掘与利用，也正是本书的宗旨。

“高风白屋翺鸿程，晚霞腾异彩，融古入新樽。”（刘同德诗）让我们接过吴芳吉的旗帜，为精神文明建设，为百花吐艳的诗苑增绿添红。

走在曙光的前列

——给《白屋诗风》的献词

丁 芒

诗意，是文学的普遍的品格。诗当然要求内容富有诗意，但诗意并非诗所独有的品格特征。诗之区别于其他文学样式，形式因素占主要地位。因此，也没有其他任何文学样式，在形式艺术上，比起诗来更为见重。

风格。高度概括地说，风格即人。是文学的人，即他们世界观、价值观、艺术观；个性、素养、志趣；才力、章法、语言等这三个层次的综合熔铸。而风格正是这种熔铸而外化形态，很自然，是通过文学形式体现出来的。反过来说，通过对一种风格的探求，就可以熟悉这位诗人作家的深层次的内在品质，和他外化的一切。

由此可知，《白屋诗风》诗刊之创办，就是为了通过对白屋诗人吴芳吉的内在品质和其外化的作品的探求，掌握其风格，并以此作为一种比范型远为广阔的形式艺术探求的启示，来促进当代诗歌的革新运动，推动中国诗歌总体，向更科学，也即民族化、大众化、现代化的方向，大踏步前进。

继承、借鉴的根本目的，在于创新。中国诗歌要不要革新前进？怎样革新前进？我想，这应该是这本诗刊的最鲜明的宗旨、目标、特色所归。

谈到中国诗歌的前景，有些人一仍“五四”时代的激进观点，

非一脚踢开祖宗、全盘西化不可。结果,新诗诞生八十余年,不但对民主、科学的促进没有起到多大作用,而自身也不能有长足的发展,是以替代被打倒了的旧体诗词,多数群众并不欢迎,相反对传统诗词的热情却依然旺盛,绵延不绝,改革开放时机一到,竟又迅速汹涌奔腾起来。这铁的事实,很值得重视。它起码说明:要请来德、赛二先生,不是这么简单的事,牵涉到方方面面,也不可能嗟咄立办,需要摸索规律,长期奋斗,通过量变才能达到质变,当然更非诗歌区区一根扁担就能挑得起来的。而人民群众喜不喜欢、接受不接受这一客观事实,不能不顾,否则,你首先就是缺乏民主和科学的观点与态度。为贯彻“五四”精神,在诗歌方面,我们也只能正视现实、正视民心、纠正偏颇、给新诗补课,这就是说:新旧并举(反对一元的中心地位),并从中摸索改革的规律、探求前进的道路。我觉得,这倒是可以实实在在地贯彻民主、科学的“五四精神”的。

为了实现这一目标,我认为当代每一位诗人甚至诗歌爱好者、阅读者,都应该熟悉并运用新旧两体诗歌形式,进行创作和欣赏实践;当代的诗刊诗报及其他同时刊载诗歌的报刊,都应该新旧并举,以力促其相互交融。只有熟悉它,才能找到改造的端倪;只有运用它,才能投入改造的实践。我希望每一种诗报诗刊,都能成为:向新旧两体的诗人、读者,提供向“两栖诗人”目标迈进的铁路轨道的枕木。

当前旧体诗界层出不穷的诗报诗刊,都是单纯地为旧体诗人服务,每期你一首他一首地登出来了事;新诗的刊物也大多单纯刊载新诗,对旧体的不理不睬。旧体诗刊登点新诗、新诗刊登点旧诗的不多。但近年来情况有所变化,新旧体诗都登的刊物越来越多,诗刊中新旧体的份额对比度越来越小,这说明,当代诗坛二元,已

不再相互排斥,而是向着相互接近、相互补充、相互吸纳融合的方向前进着。这是非常有利于诗歌的改革和发展的曙光现象。

而《白屋诗风》却走在曙光的最前列,它已不满足于新旧体一同视同仁、平分秋色的浅层境界,而是以大量篇幅刊载新旧体诗相互融合而产生的新体诗歌,以及有关这方面的理论探讨、经验总结、作家作品的评价研究等等。可以说,自《白屋诗风》开始,诗界对中国诗歌的改革,已不再是停留在口头倡扬和少数诗人孤军奋斗的阶段,而进入集合成兵团,相对统一步伐,形成更大力量的实际操作阶段;是这种改革运动过程的实践成果的反映,也是对当代诗歌前进方向的引导与探求。

《白屋诗风》的理论地位——诗歌前进浪潮的前哨:可谓意义深远,任务重大,但与其实际所处的时空位置、条件等,反差较大,例如僻处四川,例如人力财力有限,例如刊期较长,例如群众基础尚不够深厚,等等。但四川诗人们倡导诗歌改革已有多年,涌现了较之他省远为强大的改革队伍,并且有了“吴芳吉研究会”这样的直接投入诗歌前景研究的文学团体,这些都是《白屋诗风》诗刊得以诞生的基础,可以办下去的条件。我一向关怀和提倡中国诗歌向民族化、大众化、现代化目标前进、主张新旧诗歌相互融合,创建新体诗歌、多元互促,逐步形成新的主流诗体。因此,对《白屋诗风》之创刊,抱着极大的庆幸和期望的心情,我当然希望他能石破天惊,掀起诗歌前进的浪潮,希望它能长命,越办影响越大,对诗歌的改革的引导推动作用也越大。但愿如此。

2001年元旦于南京苦丁斋

程千帆

中华诗词学会名誉会长、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

从黄遵宪、吴芳吉以来，已有不少先驱者作过这种十分有益的尝试……新体与旧体互相排斥甚至咒骂的时代已经过去了。它们之间的继承、渗透、融合的时代即将或已经到来。

——摘自程千帆《丁芒诗词曲选·序》

一、论文

论吴芳吉诗观及其实践的当代价值

南京 丁芒（《中华诗词》顾问）

我早年从军，读书甚少，平生业诗，新旧兼涉，颇乏依傍，至有所陈说，亦汨汨乎来自胸臆，盖点滴积累于日常的凝思默悟者。因此，直到程千帆老师在审编《丁芒诗词曲选》后所写序言中，论及新旧体诗接轨问题，我才第一次听到“吴芳吉”这个名字。后来四川谷声瀑先生购寄《吴芳吉集》，也才初步认识了这位中国诗词改革的前驱，声动神州的爱国诗人。可惜吴芳吉英年早逝，那时我才七岁，他是我的父辈，原来可以亲睹风采，现在只好在 66 年后，从这本厚达 1400 多页的煌煌巨著中遥领其慧音了。

吴芳吉是活跃于“五四”前后时期的一位旧体诗人，他所面对的时代，和八十年代的今天，已有千差万别。然而读了吴集，我最突出的印象却是毫无时代的隔阂感，他的诗观与我们面临的诗坛实际问题，有惊人的吻合之处，他的艺术实践，即使放在今天，仍应居于先进的地位，有很强的导向价值。我最痛心的感慨就是我们有一些从创作实践中沉思穷索获得的道理，其实吴芳吉早已论及，甚至有了明确的结论。如果早点拥有了吴芳吉，也许可以少走不少重复的路。

那么为什么诗界这么一份时隔不是太久，实用价值很大的宝贵遗产竟然让它迅速淹没了呢？从今日一仍五四遗风，旧体诗在

中国诗坛中的实际地位，从今日诗坛的革新主张所遭受的冷遇挫折，都不难见出其原因。然而受阻挠的是改革步伐，受伤害的是诗歌本身。吴芳吉生前是位披坚执锐的诗的战士，而身后迅速被人淡忘，这种反差，说明了我们这民族、这诗界有多少令人扼腕长太息的弱点：忧国忧民者遭嫉忌，无权无势者受贱视，独树一帜者被孤立，先走一步者受嘲弄，当代又有多少改进？然而有志于诗歌改革以推动诗歌前进的当代诗人，自应该从吴芳吉手中接过这根接力棒来。此所以我为四川省毅然建立吴芳吉研究会三跃而呼者。

对吴芳吉的诗观及其实践，我研究不深，体会至微，只能撮要而言其大略，也难免挂一漏万。

吴芳吉诗观的社会视角

一、诗是什么？吴芳吉的解释是：“诗，不是一个学问，是一种生活表示。”这是符合唯物主义认识论观点的。人都是在客观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中生活的，生活的客观存在是第一位，对生活的感知是第二位的。感知生活然后用一定形式加以表示（现），这就是包括诗在内的文学艺术。当然诗还有不同于其他文学形式的特征，但“表现生活”是最本质的。吴芳吉的诗可以说都是他对所见所闻的实际感知，没有任何无病呻吟、空虚玄怪的影迹。

二、什么是诗人？吴芳吉最概括的解释是：“依生活以表示成诗的人，叫诗人。”一是要根据生活，二是用诗的形式加以表现。诗人要能用诗来表现生活，他认为必须具备两方面的修养：诗（艺）的修养和诗人的修养。“凡是诗人，都有他的透底的人生观与宇宙观。”他特别重视“人的修养”，指出：①要能创作，